

白色
旋转
发光
大萝卜

张羞
诗集

瀑布系列作品

坏蛋继续出版

THE FALLS SERIES WORKS

An anthology of poetries
"White Spinning Radiant Big Radish"

the bad egg continuing publication

Visit our website: www.plus2pounds.com

© 2023 by Zhang Xiu

All Rights Reserved

序：蝉

我不进行思想时我是一朵云，云知道。我不再思想。我和一头蝉一样，我不再描述一扇打开的门，尽管我不可能是一朵实际尺寸的云或乌云，尽管我可以描述它们并且没有深度。我大可继续去描述一座庙，或广义、密实至一个国家都行，但我不再对它们进行思想，在夏季，午餐我通常只喝些清淡的汤水。我熟悉一朵云的那种高度。那种更细致与精确的描述，我事实上不可能接近一朵云的高度，那里缺乏氧气，我会呕吐，接着昏厥。熟悉我的云知道，我通常不愿返回，我没有一种退出机制。紧紧抓牢树枝，我不动也不挥发，只是感到闷热与恶心。

目 录 CONTENTS

| | | |
|-------------|---|----|
| 荔枝 | <i>litchi</i> | 1 |
| 白色旋转发光大萝卜 | <i>White Spinning Radiant Radish</i> | |
| 直流电 | <i>Direct current</i> | |
| 一件道袍 | <i>A Taoist robe</i> | |
| 一个烧着的污吏 | <i>A burning corrupt official</i> | |
| 上层建筑 | <i>Superstructure</i> | 10 |
| 和煦的感染 | <i>A warm infection</i> | |
| 一把梳子 | <i>a comb</i> | |
| 注意你的措辞，布谷鸟。 | <i>Pay attention to your wording, cuckoo.</i> | |
| 传教士 | <i>missionary</i> | 12 |
| 一个漏洞 | <i>A vulnerability</i> | |
| 一副黄金脚镣 | <i>A pair of golden shackles</i> | |
| 以从容缓慢的姿态拖地。 | <i>Drag the floor</i> | |
| 三倍大的汉堡 | <i>A hamburger three times the size</i> | |
| 大比目鱼 | <i>Flatfish</i> | 16 |

| | | |
|--------------|--|----|
| 刺绣 | <i>embroidery</i> | 16 |
| 欧椴树 | <i>Linden</i> | |
| 文盲 | <i>illiteracy</i> | |
| 记一个在树荫下纳凉的汉奸 | <i>a traitor</i> | |
| 鸡肋 | <i>Chicken ribs</i> | 20 |
| 介词 | <i>preposition</i> | |
|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 <i>fire extinguisher</i> | |
| 一些旧的怨恨 | <i>Some old grudges</i> | |
| 观音 | <i>Guanyin</i> | 27 |
| 趴地虎 | <i>Crouching Tiger</i> | |
| 一个悍妇 | <i>A shrew</i> | |
| 辩护律师 | <i>defence counsel</i> | 30 |
| 氮肥 | <i>nitrogen fertilizer</i> | |
| 微物一 | <i>Micromaterial 1</i> | |
| 游击队来到河边 | <i>The guerrillas arrived by the river</i> | 37 |
| 概念隐喻 | <i>Conceptual metaphor</i> | |
| 一个沟槽 | <i>A groove</i> | |
| 组织 | <i>organization</i> | |
| 看水 | <i>Watching water</i> | 42 |

| | | |
|------------|-------------------------------|----|
| 土地公 | <i>god of earth</i> | 44 |
| 造反 | <i>Rebellion</i> | |
| 阶级意识 | <i>Class consciousness</i> | |
| 托起沉重的天堂 | <i>Lift up a heavy heaven</i> | |
| 静脉 | <i>vein</i> | |
| 一个和弦 | <i>A chord</i> | 49 |
| 地中海 | <i>mediterranean sea</i> | |
| 一个斜坡 | <i>A slope</i> | |
| 大瀑布 | <i>Great Waterfall</i> | |
| 一株石隙植物 | <i>A stone crevice plant</i> | 54 |
| 披风 | <i>Cape</i> | |
| 三个硬币 | <i>Three Coins</i> | |
| 一部洋油灯盏 | <i>A kerosene lamp</i> | |
| 广西文学 | <i>Guangxi Literature</i> | 60 |
| 中国杂技 | <i>Chinese acrobatics</i> | |
| THE ANGLER | | |
| 一条近路 | <i>A shortcut</i> | |
| 武仙座 | <i>Ursa Major</i> | |
| 拔河 | <i>Tug of war</i> | 71 |

| | | |
|------------|--|----|
| 一只烧瓶 | <i>A flask</i> | 73 |
| 退化论 | <i>Degeneracy theory</i> | |
| 河边 | <i>Riverside</i> | |
| 一瓶水。 | <i>A bottle of water.</i> | |
| 避雨的鸟 | <i>A bird sheltering from the rain</i> | |
| 灯丝 | <i>filament</i> | 79 |
| 扣一分 | <i>Deduct one point</i> | |
| 表达 | <i>express</i> | |
| 直线 | <i>straight line</i> | |
| 肯定 | <i>sure</i> | |
| 就这样想起一件远的事 | <i>Just thinking of something far away</i> | 84 |
| 一个泡沫 | <i>A foam</i> | |
| 危地马拉 | <i>Guatemala</i> | |
| 一个很短的故事 | <i>A very short story</i> | |
| 举人的黄昏 | <i>Juren's Dusk</i> | 93 |
| 农业的出现 | <i>The emergence of agriculture</i> | |
| 仁 | <i>rén</i> | |
| 灭鼠神 | <i>Rat extermination god</i> | |
| 一串钥匙 | <i>A set of keys</i> | 97 |

| | | |
|--------|----------------------------------|-----|
| 一个肥料堆头 | <i>A pile of fertilizer</i> | 98 |
| 象棋 | <i>chess</i> | |
| 一个苍蝇 | <i>A fly</i> | |
| 一座山 | <i>A mountain</i> | |
| 黄昏十七帖 | <i>Dusk Seventeen Posts</i> | 113 |
| 大宗师 | <i>Grand Master</i> | |
| 力 | <i>force</i> | |
| 一小片阳光 | <i>a small piece of sunlight</i> | |
| 一小片阳光 | <i>a small piece of sunlight</i> | |
| 打印机 | <i>Printer</i> | 126 |
| 喝药 | <i>Drinking medicine</i> | |
| 真人 | <i>Zenee</i> | |
| 放牛 | <i>Cattle herding</i> | |
| 佛像 | <i>a Buddha statue</i> | 131 |
| 以色列 | <i>Israel</i> | |
| 吸尘器 | <i>Vacuum cleaner</i> | |
| 失群雁 | <i>The Lost Goose</i> | |
| 无限薯片 | <i>Infinite Potato Chips</i> | |
| 莉莉 | <i>Lili</i> | 136 |

| | | |
|-----------------------|-------------------------------------|-----|
| 虎 | <i>Tiger</i> | 137 |
| 深圳 | <i>ShenZhen</i> | |
| 枯法师 | <i>Master Ku</i> | |
| 空地上的一面墙 | <i>A wall on a vacant land</i> | |
| 竹林 | <i>Bamboo Forest</i> | |
| 十一月二十日, 小雪 | <i>Minor Snow</i> | 147 |
| 十一月 | <i>November</i> | |
| 在那片土地上 | <i>on that land</i> | |
| 鲤鱼 | <i>Crap</i> | |
| 豹子 | <i>Leopard</i> | |
| 十一月二十四日缓酒有所思 | <i>sober up</i> | |
| 文事, 十一月二十四日赠赵溧阳郑河南别离汉 | | 155 |
| | <i>Literary Affairs</i> | |
| 一条河 | <i>A River</i> | |
| 害虫 | <i>Pest</i> | |
| 革命与长信 | <i>Revolution and a Long Letter</i> | 162 |

荔枝

老实点，一个鸟标准，一个桔子呢？是哪一只。一闪一闪发光。一不介入发光，在一瓶硝酸益康唑喷雾剂表面。一个前缀，甚至它只是一个点，或一种体制，适合用来外敷，发光，但它没有盖子。

它不在他的计划内。羊群不在羊圈中。精确的午餐关系到一天中饮食的均衡，换一个别的词语也一样，不可能整个上午都在叠被子，扇风扇或饮水。一没有依靠。趋势的大概率决定一切，换作谁都一样。它们都是一种充电行为，徒劳而不存在哪一件是大的，哪一件更蓝。这是不可选择的，松垮的裤子或一次应急或一次中断，最终也许只能是螺旋形的一次冲动，谁知道？在离它最近的那个地方。这种行为一旦发生，它的辐射即便充分但仍是区域性的。

是土地的分配决定了这一切，仿佛很近。而不是在地图上无目的地展开挖掘，探索与耕作：它平面化了，你能把一个字竖立在桌上吗。并且不受到字面意义的干扰。是这样的。不可能像一个线性故事那样一直背诵下去，它泛指一个鸟的羽毛，以及真正的蓝也只是所有蓝色中的一种。它无疑是一次性的。呜呼，在赋予它声音的同时，并不值得我们同情。

白色旋转发光大萝卜

现如今，一个人用一生去吸入过多的烟雾，拖地，钓鱼，沉在湖底学习超额的专有名词是没必要的——多年后，那个瓶子终于被冲上了岸。一个瓶子摆在桌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一个瓶子被摆在这个桌面上并且这件事情拖延到如今直到永远。这里有一种递归样式吗？还是有一

种明显更轻微的时代叹息声被我听到。这与伤感存在什么必然或同构关联？在一个瓶子它那么五花八门停留在桌上它那么图型。它在发生什么？要是它在发生而不是任意散射：这是可以被看到的，统计的以及归纳与分析。一再发生的一个瓶子，流水线便宜货，一件透明容器，世道伤感而美丽是因为这两者是必须的。不存在偏差与相互模仿，我们迅速成长，雾化，相互稀释，尽量在对方的阵地上升起袅袅炊烟，恶狠狠地仿佛在划着乌篷船赶去科举的运河上丢失了裴赠送的三十量银子，它们不可能得到实际应用。这不是一个游戏。关于这是不是一个游戏这不是。这是一个瓶子摆在近处桌面上作为一件静物它明显需要透气。这便是它。反之，只是一些详细阐述大可忽略不计。不是的。它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一件静物感到气闷它在循环递归什么呢？它一再发生，它是连续并持续的但不是在一个游戏中始终保持与自身的不同，它完全不能。它被黑色的字母表围绕，修饰它那干燥与粗糙。所有的词语都仅仅在字面意思上发光并且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它们表达的意思还算过的去，下午。换一口气，或简洁同时望着云在窗外缓缓移动。它们有什么不同。在一个人的脑壳局部产生不同

情感与干扰流，只会更虚幻而不是鸟的返璞的一个玻璃瓶子与云的移动。一些是调料，现成的。另一些更严格些但不是。它们统一的方法显而易见，也许是出于对人的无感（通过一个扳机和一个消声器他一下扑倒在地上，他最终得到了什么？从这个最后的动作）而不是伤感并反复起伏。他失去了作为一种帝国宝贵财产的属性，无须返修。难道他不知道土豆曾经救过欧洲人的命吗。像一个瓶子被冲刷到岸上，他连一个神志模糊的机会都没抓住。而这是正在发生的、可复制的一种封建主义后遗症状：仿佛一条喇叭裤：它的深邃的含义至今没有被发现。一小片空白。但至少，晚餐也很重要。无疑比一个瓶子立在桌上让人感到的这种不适与严肃更重要，要远远超过去衣柜里找出一件与这天的落日晚霞交相辉映的衬衫，提供亮度的光线以及消失。而这其中存在什么神秘而无法命名的状态吗，并没有。除了腰肌劳损，一根曲折的直线，其它的一切都在发散，非随机，没有天真。

直流电

放射，两个空烟盒和一些荔枝壳落构成的一个集合，是你不用想起便能见到的，在近处的一只容器中。是可长久凝视的或索性用来修行。而无须增加额外的配件。它的主音调是什么？又如何使得它的呼吸标准化。尺子在一只容器与陷入其中的两个烟盒它们不同包括外壳颜色与磨损程度与还算新鲜的荔枝壳落组成的且不曾被命名的一个小型集体中有着完全无法交流的内容，仿佛一堆崭新的小型静态垃圾、废墟、沙漠或只是荒凉本身，没有什么可以在其中生存，可谴责的，它只跟容量有关而绝不肯定什么。两个棘手的人造烟盒与自然成长的荔枝壳和用来弹入烟灰的一只陶瓷汤碗本质性抖动，在各自相反方向上静止不动，看不出有明显的坏处，他时而是一个怪胎，总是做一些稀奇怪异的事情他并不喜欢疯狂酿成的高格调麻木，以至把所有人吓坏，因此，基本上，这种幻想需要减速，以便重新获得继续做题的权力，振作神经以及在出发前别忘了带上几粒补药。大部分是虚电。

一件道袍

或者像一只铝制水桶在下午的光线下持续反射耀眼亮度而我在保存什么。或者一只铝皮水桶伫立在屋顶而时间是在一个下午在一种奇怪的亮度中一个人坐在窗前远远看着，因为有些许白云在移动的天空的蓝色它们同样单独。

洁净，仿佛不在包含因果关系的
历史中。而只是重启，且反复。这天
星期二。一只用来盛水的桶的

位置优势，配上斑马的阻力，
都是二十二块，请慢走。

那种把部分头发暴露在防晒服帽兜外面的女人通常坐在交通工具的后座，要是通常的意思是偶尔被我在路口瞥见，还不如认为她可能在养猪场工作。已经很多年了。出色的为猪服务。这一天会有巨量的猪来到世上，注入进现成秩序中，虎。

考虑到此刻（一个特殊平面与无色无味的庞大概念）我什么都没做，而它们必须在通用场景下才会发生。

一个烧着的污吏

在一种非伦理学范畴情况下
或他不在的那种情况下它仍在持续发生，这种特殊情况通
过计算后是被允许的。

我们在面对什么？当一种东西
喷出。仅当某一种东西
仅仅只是所有东西中的一种，
它顺着一道墙壁爬行，
稍后，停在一个凸起的点位上
喷射出另一种东西。就这样

它被自身清除，还原，最后缩小，
在一个比下午更下午的时候变成

一种墨绿色，顺利达成交易
——在不受力的情况下

与报效朝廷的志愿难免也会落空：
他以为吐出的是一根不断增长的直线。
并且假设它是一个水壶那样的东西，
壶嘴坏掉了。

而这种抹除形象（即意义）
的无限离题终究也是被允许的吗
（在现行大利抒情的制度下）

上层建筑

端起一杯水，就像端起一杯水，是轻易的。在端起一杯水的中途要是停下，一个动作停滞在空气中，足够长久。或者顺道去感受一种没有变化的缓慢位移。

但这不一定就会想起海星是一种肉食物种，只在偶尔情况下，或其它。

这会儿是这会儿。它已经是最大，不能放大。哪怕你去了地狱转一圈才回来，喝光了一瓶冰镇宝矿力水特。要么你继续端着：

反正它就是用来改造的：通过一根手指头把你脑壳中的脑神经元电信号转化成这个句子。

不远处山顶上，闻到香火气的神仙吐着传统泡沫，缓缓活过来。华中地区的夏天极其枯热。

或者说就像端起一杯水那样实际端起一杯水无非也是轻易的。只因比起一场战斗少的多的极少量能量交换，一杯水，玻璃比玻璃杯出现要早许许多多许多个年头，你要么去傻乎乎地改造世界。

和煦的感染

猎犬通常不过脑子，
反复出现幻觉与对一朵乌云的条件反射，
打喷嚏，体内笨含量严重超标。
在昏厥前，它将面临一场残暴的起诉。

一把梳子

所有动物都应该
吃草是一个语法无误的句子，
一些激进人士认为每一天都应该
是星期五，他们已厌倦了
通宵达旦地打扑克，用手指头
相互戳着对方的脑门玩，以便根除
那未经稀释但足以让光线穿过的
意识迷雾。

注意你的措辞，布谷鸟。

完全忠于某个派别的
具有排它性质的特殊主义者
漂亮的击球，虚弱的

土豆障碍物（你不可能按时回家）
闲暇时吃吃大锅饭，以及
它隆起的部分。

传教士

任务没有突变，
即便在穿过那一小片薄弱昏暗的光线时，

漫游仍稳定在他的视野可及范围以内。
少量意味着一种神圣的东西虚弱，
远，口腔溃疡或不在。
什么是仁慈？即便它确实
存在非法入侵的可能性。
对此，他无法修改。

一个漏洞

现在，一小片蔬菜叶子，
一个不同的看法，
一次听不灵清的通话，
遭受严重羞辱的一个男孩以及
最多一个墨绿色马匹，从现在加速到
可弯曲的现在。

一副黄金脚镣

更先进的，如果不是更稳定的，那也是更隐秘的一个空缺或一堆财政赤字。它不是一簇一簇的。那是葡萄。它们能更紧致一些吗？秋天，我们望着枯干的葡萄藤条的干枯，那种杂乱的干枯，想起那个不可用来思想它们的非自然原因，也许已经涉及了艺术（宗教）。它的意象一定很重。

以从容缓慢的姿态拖地。

多余的水值得去肯定。一个事件多余，但无效吗？它都不是完整的。它都不像是一顶皇冠。哈，一顶皇冠，但

至少滩在地上的这些水分是多余的。但同时它并不完整。没有完整。但假设此刻他拥有一种完整的性别，这是什么意思？即使从他的童年算起，他也不可能有多余的部分。附近仿佛有什么坚定的东西给烧焦了，一个利己主义者。

三倍大的汉堡

凹槽与怪癖，不能两样都是红色，当一种红色显现在一件快餐表面它并不是一种纹理，一种涂抹上去的颜色，它是一种活动，或一种表述方式。或提供了一种选择，（一个下午那么漫长的一个停顿）一种区别。有大量的红色只是红色：红色是一维的。有几只苹果，一条凳子也漂浮在海上。这不是多与少的问题，关乎认知的问题，这是一种口活表演，且只能是。

大比目鱼

有一块法式落地窗帘，其它没有。也许有一种惯性，但是谁的呢？谁又是谁。要是必须还要有的话，可以认为那里还有一个山丘。事情就是这样变糟糕的，有山就会有一面可以翻开的天空，已经翻开，在那里。

刺绣

一部缝纫机，蝴蝶牌的，脚踏式。门前有一株银杏树木，一株雄性树木。大概这样。推门进去，她仿佛睡着了，

她在睡中。呼吸声很轻。绿色丝绸被套上有一对鸳鸯刺绣，现在，一部缝纫机去哪儿了。到哪儿了，一部上世纪缝纫机，现在。超过五行就算输。

欧椴树

这是一块窗帘，近处。有一种浅蓝色是这块窗帘的部分颜色，一块部分面积上有该颜色的大窗帘它是。因为足够近，窗帘看着非常物。关上眼睛看，它忽然熄灭。然而，忽然总是很忽。而熄灭其实是一种关闭。此刻，一件物不再朝它的对象开放。

文盲

她识字。她很少穿单独一件衣裳。她有一双拖鞋是在庙会上买的，一双宝蓝色人字拖。她姓裴，有时相信菩萨。她现在不相信它们。她已经没有现在。现在已经离她远去，或反之。她现在不在任何地方或任何现在。有时，她怀疑菩萨（比如丈夫）是一种坏东西，在走去井里打水烧夜饭景光。有时她也会停下，把水桶丢在一边，忘了在想起一些什么她是这样的，识字不多，裴，那会儿她不在现在。手上握着一根拎水的绳子。

记一个在树荫下纳凉的汉奸

他被铭记是因为他戴着一副黑色圆框眼镜，他被忘记的原因我们忘了。他要么被长久记住，要么已经被人民遗忘他可知道？他就像一片树叶挂在树枝上，稍后，又不像了，他感觉。他的历史使命是什么？要是他有时像一片树叶时而又完全不是，而只是站在历史中央与视力严重亏损。祖籍是可有可无的，对他而言，他似有似无。不能两样都是。也不能两样都不是，所以才似。听着禅鸣声他越发凝固，潦草与惚。这天星期三。一个人朝他走过去，停下附身问道：东西带来了吗？

他取下眼镜，望着眼前这个直立模糊人形影像。缓缓想起一件海里的蓝色哺乳动物，他们不可能重叠。

以你的理解能力，他说，我不可能明白这些。说完后，他开始绕着树干踱步。

鸡肋

在一场雨水作用下，
附近的事物看起来在变慢。
我们有时在较浅的那个地方
拄着一根龙头拐杖，
气球是必要的。
插秧苗的人屁股对着天空，
一直以来欠缺快速的盈利模式。
鸡在田埂上觅食。菩萨
作为一种神
在当地相当普遍且经典化。

他暂时没有悔恨。
除雨水外，
并没有其它东西降临。
你们不知道或无法亲历
只有粗略地幻想
一种人文地貌，一只羽毛开叉的鸟
(类似凤凰)停落在雨后清晰的树枝上，
翻着白眼。在清晨梦醒后，
相同的错误也会发生
在我们身上，
连续拨动它两下。

介词

诸如此类，但不包括酵母。一句实话的意义不需要过多的游移，过度丰饶，一句在一开始就已结束的一句实话总是让人放心，否则呢？一个手势，一个表情。否则，换成一个手势或主要产生在脸上的一种表情（灵长类特有）。或在两者之间，或也在它们斜对面，同时处于不可替代的一种困境，一种绝对无意义中：无法肯定与自我否定上帝创造了世界。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事情都可以解决。什么是事情？

一只碗摆在桌上是一件什么事情，堤坝的作用是防止自身的下沉，在情况紧急时

抄起一头鹅，或其它冲进火焰里

而不是回到他一直霸占着的吊位上

仿佛一九八六年的雨季已经过去。

一只手拎住，接着，喷——而有些事情

不可以解决是因为它们已超脱了

逻辑关系，连动作都没剩下

那就满足它们。以绘画的方式

因为游戏并不是你的

真正内核。明白！但是

我在说什么？一个人（你没有别的嗜好）

在这里，是谁骑在一匹灰马上
从而扩大了它的搜索范围。以及因苦难
造成的过多严肃以及失去幽默
那个波兰人的网球拍
带着荧光，我们围拢过去
握着同色的吸管。事情，或者问题
只要不对称，它们就不会返回，虽然
真正的问题是——真正的事实是
你无从决定，但你会
出现。你已出现，毫无悬念
完全没有理由，以及完全
毫无必要。你完全出现，一副睾丸
在这里
是完全的事实，
你无从决定在这里
且毫无理由，根据，或终结
只是完全，没别的，只是这样
这里，以及完全，而不是
别的，不是。不能是，必须不是

因为不能。因为一旦出现，它就不能
出现是完全的，毫无理由与目的
与必要，它只是已经，以及
完全与毫无必要，这显然是
显然就是，否则呢，没有否则，
假设，与完全。完全
没有必要，没有。无须
有。无须扔掉。

一些旧的怨恨

乌云中有一些老式怨恨。你坐在岸边，仿佛这些快速移动的乌云在仿佛什么。以及是一些什么呢？你计算它们。一些移动，如果你是对的，你想。乌云的屁股，没有任何理由总是陪着，它们基本上还算良性。但没切实的证据表明这一天即将结束，哪怕一次漂亮的复制：三个人中的随便哪一个，在昨天这个时候它更像一幕戏剧。只是，只是比一个泡沫来得要空泛些。蜕皮不可阻挡，你学会正确使用一块抹布你就不是泡沫了吗，旧的专制也许更稳固，那会儿，鸟飞过天空是因为对洁净的大量需求，明显有些过度了，接着，在潜意识中下沉。在大地以上，那些古人活在空气中。与他们一样，我们正好也来到现在。

观音

开始明亮起来
雨却还没完全停
一九八六年
通用的观世音菩萨
乌云从天空
缓缓移开
巨大而整体的移动，说明
有人（很小）
但从没来过。

趴地虎

一只虎贴地趴着,它甚至。它只是静静趴着。除此以外,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星星什么?一朵云的古怪呢?知道一幢房子。哥特样式我们总是知道。或者能量守恒定律已经流行若干年了而我们的处世态度提醒我们必须相信科学。它甚至都不是虎类!但我们说写作的自由绝不同于自由写作,后者总是受制于非人的因素从而展示出一种困难,且毕竟实际的不可能。比如在脑壳里举起一只手。这个命令出自何处?是什么样的一只手?它的到达总是滞后。在文字之后。稍后,我们总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念头,比如平坦。看着一条水泥马路感到平坦,同理,水面也是。我们现在已经相信平坦。它非常方便。但事实是所有事物,我们想起,又或者它们都有一定的结构。答案非常清楚。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话题,谈一下趴地虎这种常见于江河底层的小型鱼类。在安静趴地上过滤氧气的同时,它还吃着一份素斋。

一个悍妇

往右些，但宽度相同
但天性并非如此均匀
小提琴声无法掩盖一个紫色花朵
夜晚过于暴力，她违背了
她的愿望
向一些类似的事物致敬，穿过马路
去做一个合格的理性的路人
所能获得的教训
往往决于替换它们的速度
棉花什么的，受制于时间额度
她处理不完不断在生成又结束的画面
而如果单纯只是出于反对，受伤的
不会只是她。并且假设你真能把它涂满
在一个长方形方框内，
它们正是在这样进行的。

辩护律师

一个手表停着，每隔一天精确显示一次上午的八点四十一分。在阳光下，它是最佳方案，但仍要遵循表演次序。它不是每一次都显示正确的时间，一只手表它的精确无与伦比，它机械，属于宇宙，它没有也无须额外的参数。一只手表只计算自身的变化，但它已经不是。它已抵达时间的尽头。呼吸不畅时，我会使用哮喘吸入器。

氮肥

空气主要是由氮气构成的，她说。
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

一个人她说有一种空气主要是
由看不见的一种惰性气体氮气构成的，
她会在什么情况下
这样去说话呢？

她从没说过“这是一株树木”这种话，
在她经过路边随便一株什么树木时她停下
并看着它。她不觉得。

一个人她不会这样去说话，她知道。

她不喜欢说话。

就像她也不喜欢兔子喜欢胡萝卜这种东西，
在她一个人，就好像一个人与她自己
重叠就算是一个人，在她看来是这样的没错
但一个人就是这样的，她不会对着

她自己说，这是一个好的天空，

她从来不这样说话。原因是她从来不想
听自己说话。她觉得听不懂，或听不清楚
这两种情况都有，但主要是她懒得听。

她在公园打网球时想到了这些话，她差点儿
想起氮气，她知道她在氮气中，被包围了。

空气中主要就是这种气体，

微物一

微
但仍有生命的沉重
一件落在
手背上的事物
我吹到第三口气
才把它吹走
它像，但不是
蚂蚁类

即使是
我也不知道它的
名字
怎么说呢
把一个东西称作
它
只表明它
不是我
我是
另外一种情况
它不是的，它是
一种偶然
微小，但也有整体的
生命的质量
这么一个事物
不像，但近似一种蚁类
它对它
不是偶然
它是棕褐色的它知道？

它现在可以有
一个名字
比如，微物一
这样它就
不再是偶然
并且，也许
在一段较长时期
还会被记得
我忘了。我是说
它并不太像是那种
无机物
的物。它明显
一，并且
明显具有一种
只有生命体才有的
那种质量感
是沉重的
尽管在手背上
它很轻

我用气体去喷它
我是说，我说的它
指的就是这个。
它，或现在我们可以说
微物一
两者有什么
大的区别？
没有
或，我也没有
尽管我
确实是另外的
一种情况
我是不可被
我统计的
并且（这是一根冰棍）
我已经足够大
况且，我也是
无所谓的
我

绝对不重要
我总是经常这样
对我说，喂
你是
一头狒狒
或一朵乌云
诸如此类
而不是
我一
这种非常态的称呼
我是那种
并不需要特别去区分的
东西
我无须对我
亲自介绍
是吗，不知道
我的情况比较复杂，
漫长，地狱，忽，拾穗——
我现在

忘了。好在——
这只是我的事。

游击队来到河边

我们从一只苹果那里获取我们需要的
各种营养。傍晚，一支游击队
来到我们身边
牵走拴在河边饮水的马匹
还在石头底下压了一张借条
我们拆开来看，是真的。

概念隐喻

不完全是一个螺栓，一个掉在
地上的东西不像是一个普通钉子，或一枚。

它杂交（主要针对动植物）

混血（人类），都不是。它不是果子或A

从地上捡起来，放在

手掌上，看。

看完后，又不知道怎么办？

（要是一只猴子，感觉不像是可吃的东西，
它会随便丢掉。

而要是一只经验丰富的猴子，

它都懒得去捡来玩：因为脑容量宝贵。）

一个沟槽

结束不能在开始前
镰刀的病态
呈现出一种蓝色
仿佛陨石掉进陨石坑
我们与我们
与一间印刷厂
双重肯定
在一个适合拖延的傍晚
但愿泡沫中含有少量希望的成分
我们不需要这一天
它免费，自动，很难错过它的气候特征
它停留在这里的时间一定不会太久
有人提前掉进坑里。因此，
长久看着斜对面的天空的什么？一头鸬鹚

过滤掉附近的那些杂音
造成它不动的原因是全方位的
不会增加，也不存在
转化的损耗
我们看清楚他们
不是他们，也不是我们

组织

雨后，一种好听的声音
只可能是雨声的延续，或反面
是听不见的。

雨后，那种好听的声音
在那里，以它在的形式。
好听，
一种人的感受。
人的过渡性。
在历史上，（与鸟类似）组织的出现
被认为是一种进步，
带来温暖的同时也产生严重内耗。
雨不同。雨，只存在于下雨的过程中
一个雨滴干燥

看水

没有帮助的雾和稍带些许沮丧的
一个盒子，饮水。他来到河边，投下
手上的东西，不是闪电。

风向没有改变，三种植物都开着花
相互倾倒它们黑乎乎的智商，可你不愿意
你说，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你去想。

马匹雄壮，一个早晨，船夫哥伦布
抛下他的使命，椅子，以及船桨
集市要在晚些时候才正式开放。

通过对主题的稀释，他回到旧社会

与当地的气温形成鲜明反差，甚至大于
在整个西方所能收集到的光线
是幸运的。我们因此不能对他要求更多
石头会向你仍过来一件瓷器，更多的木材
被埋进历史中，正如它如此通用
与造化。和尚们高高举起他们的脚掌
顺着云移动的轨迹写下评论，昏厥
并不再返回。就让风吹起波纹，事物漂走
一路穿过植被的错乱，你已证明
正在执行的过程不会轻易荒废。

土地公

老鹰停在树杈上
恳求淡紫色多余的震动与臃肿的
孝顺，总体情况偏向乐观。不可否认
比土、空气、火和水更积极的元素
构成我们实体的大部分
用来陈述一种道理，一顶帽子
腐蚀性，及其它。在这里，
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供奉着神龛、燕巢
避免在大起大落时化为乌有
黑色的空洞中空无一物：比如球拍
或一个电子手表，有时，为了
敲诈我们的健康成长
要求更多意味含糊的肥料
在烛火的晃动中，吃几颗葡萄

造反

一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一次行程过长的嘀咕，无法等来一个黑漂，那怕一个假的信号，经过一阵狂风扫荡，表明这是不公平的，也不平等，但这并不是说她就有理由认为净化是必须的，短尾猕猴是必需的。

阶级意识

吃葡萄不说葡萄酸，吃不着葡萄不吐葡萄皮。

托起沉重的天堂

它不对应一个事件，它不像一个电鳗释放电力击晕一头深海石斑，在想象的源头，它比一朵云粗糙而没有质量，以及什么是质量？以及比质量更重要的是两件相等的东西质量相等，并且不含懊悔。

静脉

怀揣着一个杯子与虚妄
一个杯子与一次心脏缓慢跳动与他们一起
一个杯子与降落伞呢？
这不会发生。
蓝色静止。
仔细想，尼姑与一部降落伞
那里有一根灯柱
围绕整个下午的这些时间
它们不动的那部分
从窗口甩出
成功打劫邻居家的猫
这样是不是更有说服力，有规律地
组织起一群文人骚客

冥想古怪的洁癖，
通过气味识别马车内的危险品
或举一反三，送去边疆铺路
老黄历上显示，
有益的事不多了。
光线总是以光速飞逝
它用来形容一块硬纸板，用它点燃
一柱香火，穿过附近的小树林
热浪追随我们
如果我忘了在院子里撑起阳伞
我会知道活着如何收场。
等待为空。仿佛没有疑问
倒映在天空中
银鲫瘫痪了一个礼拜
我们不得不把它
与一张超市代金券一起埋掉

一个和弦

肠胃也会感冒。肠胃的这种变化让身体失去了一些可能性，让它虚弱，让一些想法变得脆弱。只能喝点薄粥。你没见过自己的肠子。你一定不喜欢夏天让人烦躁得像一个地下工作者的那种闷热，暑假还没结束，而你总是在上午进食后开始呕吐，傍晚去溪潭里游泳。并且，你见过的所有动物中最大的还是那头甩尾水牛，在一九八六年。你不会结束而只会衰老，从你的童年开始以及你又是什么？你始终是你的一种什么。解下别在裤带上的竹剑，你望着院子里那株无花果树。要概括此时此景，要学会反思与认识你的直觉。凭什么？你需要想出更精确的词语。你还没学到。你从走廊返回屋子，暂时远离那窝燕子，去看卢俊义领兵打狮子关去了，这些话都说不标准的流氓好汉。

地中海

海绵有一种多孔属性，而不是吸收水分，它不包含任何一种海的性质，海绵主要是一种棉絮状物。不像一个海洋会退化，一个海狮经过退化它的脚变短了，而一头蹩脚的海象无论怎么退化也比一头海狮巨大，阅读经验决定写作经验，无论这种经验通常是季节性的，还是当月亮遮住太阳，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它还是在那里，在一个绝对位置上。一种厨房洗碗工具，没有嘴，没有消化腔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动物，可药用，亦可被想象成用来洗澡。

生物多样性减轻了她们的苦难，菩萨们性格上的差异最终降低了她们这一年的收成，这能怨谁呢，腓尼基人吗，

还是每一个曾是腓尼基人的腓尼基人，他们的船又大又轻，在季风作用下能轻松抵达任何他们想要离开此地到达任何想要到达的地方，只要那里靠海，只要他们不被认为是一种紫色，他们有更好的名字，更好的理由离开这里，或干脆在历史中统一消失，与那些隐藏起来的数据一起。

光线照射着一头浮在水面上的海狮与一条木船，没有照见沉在水底的那部潜艇，那一根又精细又冗长的自古以来

的光线。海水退化缓慢，它缓慢退化。

海水一般不具有灌溉植物的作用。

以及其它一些漂浮物。

一个斜坡

越来越多的事实，清楚的事实，清晰而完整的事实，越来越离奇的龙的后代，充电，在没有鸟以前并不会突然出现鸡，也没有鸡蛋，没法分出前后。这是不是过于挑剔？一个斜坡是不是过于自然，一个斜坡与一堵墙的临界值她们在什么时候被找到，什么时候才能吃到下午的甜点？什么时候一群人才能恢复心智正常。

一件在以前没有发生的事在以后不会发生。一个未曾发生过的事件它不能在未来发生。

一个事件只发生一次，那么它不是事件。一次爆炸呢？

一个歇落在树杈上的鸟呢？一条鲑鱼呢？

一条鲑鱼什么？

事件的事实是一个事件必须且只会重复发生，一个事件不是一次事件，它必须是一个事实，一个捷径，一个正确的传输，一个必定会塌方的屋顶或其它可诉诸现实的情况，下一次，我们将去另外的海滨胜地度假。

大瀑布

一个问题，只要它足够大，挂在晾衣杆上。
有时预设好的宽度不足以用来支撑起
这样的一个句子，随着密度本身的降低，以及它
引起运动与摄入量的双重减少
这其中，食物匮乏是一个主要因素，但一个巨大的水帘
就能处理所有这些东西吗，当我们突然出现
在它前方，享受那种被迅速格式化带来的愉悦，瘫痪，
仿佛美进入一个花朵，一只黑鬼掉进水里，而一个桃子
从未如此美味，她在一九九六年开始高尔夫生涯，
球杆把她的额骨打成了骨折，她从不相信一场
(不知道，这是否让人感到不适)一千年前的雨水

会落在这个下午的院子里。她被制成表格，第二次，甚至它只能被视为一种现在悲剧所疾需的现成策略，一只害虫，卑鄙的行动路线，仅当一种统治只剩一种障碍。以下省略。比如，在一个沙丁鱼罐头里，只有极少数人思想过这种情况，在一个罐头里。它不真实，那种不依靠幻觉就无从了解的真实，河水不会为了我们的复仇而流淌，也不会再有大老鹰盘旋在送葬队伍的上空。我有时 16:18 分早早结束这天的工作，不是经常，因为云的缓慢移动，或我。

一株石隙植物

它在这里。

它有一个关于

一株植物的故事

需要讲述，
是不可撤销的。它在
一个既定故事中，
除此以外它还有什么呢
它不会比它
出现在这里更多
或更少，它因此不会
比它出现在这里更多或更少。
它不会更多。
更多的自然，杰出。
它有一个故事
是关于一株植物的
它因此不会更少。
它一直在获取这种结果
这便是它
作为一株石头缝中的植物
特殊的一种讲述方式：在这里，
八月，根茎向下。

披风

看在上帝的面子上，午餐他吃了一
了一点蔬菜。

简洁或干燥的组合并不适合用
来形容他们。

有很多人，但不包括他，在他
那儿。

他的正常听距有十里路那么长
。

但他晃荡了一天在他私人的边
疆（握着一张磁感应卡），他排除

他有严重的乌云恐惧症，但谁知道呢，他说，别顶嘴，我们就在那儿碰头，除非这里有什么词汇上的歧义。

他绝不抬头。

除非当时他穿着一件白色条纹类衣衫，而除非他也相应地戴着一副全反光墨镜。

三个硬币

田园无产阶级挥舞长矛，唯一的比目鱼，在天空下的一件事情徒有壮丽，稍后，利用杜甫的潜艇沉入湖底。

一个硬币在桌面上旋转。

获得更多的阻力。

一个三个硬币中的一个。两个已倒下。一个三个硬币中的两个。三是它们的总数，它的总数。这一个还在旋转，通往永生。这天是它的印第安幸运日。

一部洋油灯盏

根据上下文，海洋性气候与穿着长袍虚度光阴的人是同一回事。

它们同样端庄，色泽黯淡，高密度以及让人费解。

等等诸如此类它们有时趋向于某种灰黑色的粉末状复合肥料，或在一个下午穿过某个祥和宁静的花园，在那里，我们发现了我们最终需要的东西。而这一切只需关上眼睛，让自动开始眩晕的脑壳里的那阵无色无味的微风不停荡漾。

广西文学

从云的高度往下看，一个小小的点。她知道。从她的高度看地上这只蚂蚁，她看得非常清楚。这个行星至少有一万五千种蚂蚁。

从云的高度使劲俯视，看不到一个蚂蚁。

一万五千种社会性群居昆虫，每只在五十毫克左右，可以轻松举起自身重量四百倍的物体，可以制成壮阳补品，加起来超过全人类总重。一个火头可以搞定一大片森林。

也可以灼刑一个蚂蚁，它移动的样子仿佛身上挂着微型弹簧。

从云的高度往下看不再是一种想象，真正的三维生物，她要先把自已点着。她有点搞不定。她有点受潮。菩萨的

高度，一万米以上云的高度，那里氧气稀薄，裴说，她经常在那个高度做梦。不是她，是她的魂魄。

裴知道她如同一个小小的蚁点，当她的魂从云的高度看见她，并及时把信息回传给她睡着的空壳本体。

她这把火从来没被点着过。

她缺少火气。她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她有一颗门牙最近已开始松动。

她现在要回家去准备在每天傍晚的祈祷。

一万五千乘以一万五千数量级别的菩萨，她有点忙不过来。

中国杂技

大老粗，作猪哼者。他们回收
那些不需要的东西，净化
我们的系统，
在斗争结束后
一个大灾难时期，苹果
不再指称水果，而匍匐植物
任意地展示着它们病态的原始风貌。
处方药耗尽了。一切都是临时的，

当代的，刚毅的溶质，将多余的悔恨
排泄到就近入海口，稍后
用石灰水把墙壁刷白，
移动星星。

如果你用 3 去扣除 5，
结果会得到 2，非常自然，你需要授权书
才能进入这片领域：注意带上尺子，

留平头，保持语调低沉并富含弹性：

注意！

内有恶犬。断奶症候群
正缓缓驶入白色浅滩，毛毛虫从边缘
卷起树叶。无形绑架有形，在雨季
或仍在可无限忍受的统一范畴内：

沙丁鱼，

一条沙丁鱼：

一种用作食物的，用薄片似的脚掌划水的
紧绷型小海鱼，它们的勺子，运气
与晦气与支票簿。没什么问题。

一盏洋油灯盏悬在天花板上，一根稻草、

一头鸟停留在半空中，

注意！丧尸已被隔离，蹲下！

用金丝线捆扎起来的丧尸堆头，
考虑到它被啃咬过的半径，它们的
最大公约数，经过微风略微熏染

从褐色的额头一直延伸到马匹疾驰的
荒凉山脊。最简约的骈文
仍富含狂犬病毒，最少剂量的安慰剂
它们仍需要，装在一只有透明瓶子里，
一旦面临选择，
事情多少会变得不同。

你会被毛细支气管炎剥削吗？穿过一个
又一个鸡眼你的神志仍足够清晰

去修整一小片灌木丛。

注意通风！

在关公那只黑乎乎的膝盖上，肠道蠕动，

他希望你从断断续续的宇宙尽头
尽快离开，膨胀你的愉悦，以及
一头乌骨鸡，讽刺学，弹簧床垫微管

等等不太会被收进现代汉语词典的事物。

院子里长满了杂草：各种倾斜度，
拱形，人马座，半人马座，
教徒们每天清晨进行无效祈祷，
某种意义上的马赛克或被诅咒的凤凰。
所以下垂，并产生
裂缝。

吃香肠不代表什么。
不吃香肠，这就极具个性。事情
就是这么个事情，事情首先
是你有什么资格改变它的格局，
你又不是一头猴子。跨在独轮车上
绕着舞台转圈，或者
去别的自虐场所，
都行。傍晚的秘密会议
还讨论了其它事项，一定概率的
局部雷雨，停滞在临界点上。

这可能是最后的一次机会运用你的思想
打捞起那部潜艇（通常意义上的鸬鹚），

他们是知道的。
当观众发现了其中的真相，
新的补偿制度会变得更加污浊——那已是
极限，你几乎无法理解超过 17 的数字。

THE ANGLER

One has a story but no history.

Everyone.

Every unicorn whale.

"Because..... " the One with a story but no sense of history

dragging his swaying steps (unsure if he

was injured.)

slowly approaching me from across the diagonally

And sprung, "Where's your rein?"

with the dialect in central China that I

completely cannot understand,

obviously obsoleted.

一条近路

他们挖好沟渠。

水也来了。

它们是些什么？我们中的
一个不在它们那里，远足去了。

看见鸟群从南边飞来，
我们以为是吉兆。

问题不在水沟朝向，你不能在手掌上
写字，你不是一个算命先生。

顺便从水中捞起一根枯枝。在法律
照射不到的地方，一团导火线
缠在一起发霉。

超级大飞，以及
冰块上的育儿与消遣，

逮捕我们的田园恐怖分子从没停止学习。
用不了多久银河系会蒸发殆尽，
电影开始了。
他们在黑暗中吸着可乐，
那里有一张八仙桌，但是
我们的幸运已远远超出因果报应的范畴，
有一些洪水并没随着季风到来。
而只是在每次散完步，
倒完时差后，
我们知道的比以前更多。

武仙座

对充公过敏。但又不想在朋友圈发牢骚，成年人在逐年死去，不再以天为单位，或月，或季节来估算渐变周期因为没有。

就连大喊大叫也不会对一头鸚鵡起作用。

他们在马路上拾穗，秋季就要到来。并且，秋季不代表什么。并且，凡是能被自身整除的东西他们都不相信。因为相信同样不代表什么。

太过遥远，以上。

全部的事实关于这个宇宙岛群。

拔河

在种类繁多
的恐惧中，
一个星
稍稍偏离了它的
位置，
当怠工
也算一种破坏活动，
这些穷人靠
写日记
过活。

他们没有
关于余数的
概念。

白色阿司匹林药片，
漆黑的公鸡，
为了一个问题的残渣苦恼
而忘了爬上那把梯子，通向
一根大树枝。

这一天没什么不同。
总有一些浮游生物能获得巨大增长，
今天是
星期五吗？
架子上缠着葡萄藤条，
算一下总账，
它们还是亏的。

一只烧瓶

以上都不对。

热爆现象时而发生

懊悔时而发生

尽管迫切需要我们不去谈论它，

紧邻的两片树叶，而不是

一种粘合剂，

口感更佳的淡啤。

按照常规设定，每个人都有立场，下雨

或不下雨，否则两者都不是。

这就像一个悲观主义反对

在附近闲逛的香火主义。

只有在特定条件下，

它们才会发生。确实，下午

一个拿着撬棍的游击队员

路过这里。

他的感叹词是什么？

对他的储物柜更详尽的描述是什么，

他不可能从一件类似泪水的事物中浮现：

这是一个旅程，不一定悲伤

但也没大的不同。

退化论

在不是这一天的有一天，今天。

这些无法实施的计划包含一只单峰骆驼，

一尊大炮，或沼泽学之类的东西。

傍晚的光线射着阳台。

翻开手掌，仍能看见一些乌有滑落，

清洁而正宗。是粉红色的。它们没有爪子

这意味着现实只可能有一种秩序

现在，因我们的温顺而轻易地驾驶它。

河边

一个蓝色百事
摆在栏杆上，临近秋天。
你几乎完全认识
这句话的粗糙。但是，
你只能被自己教育。

一瓶水。

成为水。然后，我们继续成为水的一种，
得到他希望的那种锯齿状边缘。然后混入

适量粉末状的事物，云气或其它。

有些鸟类只在未来发生。

另一些在斜对面。当然，然后

继续加水。这是被允许的

而不是成为水这种物质，因为。然后，

你想想，水里可能并不全是水分

所有的原因都在这瓶水里。

一种溶解剂，然后呢？

作为部分真理，它必定年轻而灰暗

为了得到这个果实的核，我们需要去敲破

它的壳。这是他希望。他没有。然后，

也不必。他接着没有。他，或我们

避雨的鸟

总的来说，雨落在地上成为水。
是先有鸡还是先有鸟。一个雨过程短暂，
一个雨且雨是对雨的重复。雨干扰雨，
 但一个避雨的人。但一个避雨的雨，
 一个人他尤其擅长单口相声。
雨在雨中。雨，或雨水。救雨的人
持有一种纯洁的信念或只是水的一种形式。
雨，要不就不是。雨时好时坏，尼姑也是。
雨什么？反之。
 总之雨在雨中没有单独。
 雨的这种情况，废话，流星

并不是雨，我们说一个单独的雨点
只能是一个朝反方向射去的雨点。

两个比阿富汗还遥远的雨点。

雨，雨点，或水。

雨水是另一种东西，它不像一个雨（点）可以是干燥的，
或静态。

所有东西都在奔溃。

但不能包括自身这个集合。

所以雨。

而不是在雨和雨之间，那里没有空隙。那里只是雨和
雨和雨，以及雨。没有区别。只有痛苦的概念。雨是。雨
或不是。但也只能是雨的结果。同样，我们也说在没有雨
之前。那么，鸟呢？

鸟在避雨，不在雨中。

灯丝

不要思想。更不要事物。不要有要求。同时也不要有对象。不要去捣鼓洗衣机上的按钮以及尽量不要悔悟。以及不动与自由，尽量避免通电。不要接听陌生号码，哪怕阳台上躺着一个兔子。尽量不要饿。冥想，还是其它杂七杂八什么。不要以为这里有一种难度，没有这里。不是这里。这里是不要的，尽量。保持流动是没必要的。或者想想庞德。要是有必要，可以想想他的晚年，他的发型、树枝，要是实在有必要去想想一通让人愉快的微型政变。

扣一分

树枝在摇动，在附近风的作用下，包括一种绝对现实但反正我是进一步总结不出来的状况。有点海腥味。

傍晚，一只猫沿着球场走直线。

什么毛色？它已经走了。

消失。

永久性脱离了现在进行时态。风，

扣一分。

表达

一个桃子乘以一个单峰骆驼。甚至一个粉红色尼姑减去她的降落伞。甚至翻开一册书正好在第七十三页，他说：活在令人窒息的山水间。

一堆堆肥料，只不过是。甚至健忘症已经提前到达，这是什么？一种价值三块钱的风景？甚至八月过后还是八月。且只能是。甚至有一些是被催熟的，而另一部分是她。我都巨懒得去管。甚至也可以从这里(阳台)远眺一个局部，一切都在自然发生且同步，破碎，腐败，失去形状，甚至就连可有可无这种思想。甚至一锅汤的沸腾，起落架打开了吗？没有值得欣慰的东西，除非握着一把铲子，或翻开一张纸牌它仍然是一张方片三。这就算接上了：甚至在关公磨刀的水井边，一只云雀射去天空，稳稳停着不动。孩子们的暑假结束了。

直线

差一点，我可能就忘了
我有过一根直线。
它粗，长。直线不是普通的线，
它甚至不算是一根线，直线
它只是长，且直。
直线完全直，
且长到无法去测量
它的实际路程。在它旁边游荡的，
是一根虚线。那不是我的。我认为
与它相比，我的直线
只是略微来得暗些

肯定

在它的反面
但又不是在它每一个面的反面
所以它们是一种相互继承。
顿悟时刻到了吗？越过它们
朝一个全空的地方看去。神圣幻觉，
它不真。它也没有假，
全新。我不是在那里。我不是。不愿意
在只能在此刻所有事物外面
完成规定动作，
也因为完整而没有可分割的最小单位，
一个红色，向周围不断倾斜的屋顶。

就这样想起一件远的事

不记得上次吃苹果
是什么时候。
现在，这个苹果
不算甜
但不知道为什么
它很好吃，值得把它
仔细吃完。

一个泡沫

这是一种评论。

一种评论对一个小物体的小小评价。取出它的一个方面或它的一部分，并且这是一种对一的特殊痴迷，秋天适合评论。

评论产生价值。

批评不是。

批评是另一种运动，它总是隐含目的。它不存粹。批评一个泡沫是非常奇怪的，秋天是夏天的泡沫，而泡沫本身就是泡沫。但这是一种正确的评论方式，对于一点泡沫，它没有自我批评，它泡沫，又有什么不是呢？但任何一个泡沫在任何引申意义上都必须不具备任何价值，因为泡沫。

但正因为它泡沫，它正好适合用来评论。不是批评。或自我批评。泡沫而已，一种正确的评论方式必须全面泡沫化，这不是阶级立场的问题。阶级也是泡沫。

此泡沫，亦是其它泡沫。

危地马拉

它不是过去的事。它要是过去的事，它会使用过去时，或过去完成时，它不是的。或过去正在进行完成时。它不是。它是一个家伙，反趴在戏台上表演相声。不像是一般将来时态，他不说话的。

台下，观众寥寥。

无几他一般不说话的，当他在戏文台上，他一般总是反趴着。除非他要表演的是一件过去发生过的事。这样他就会仰躺着，四肢张开，嘴巴张开，竖起寒毛。诸如此类他表演相声。传统相声。一般他都是表演单口相声，非传

统一般相声也行。反正都是躺着，都是相声。或趴着，反趴着在戏文台上不说话。躺过节目时长即可。也不知道用什么时态，他只是躺着，并且缓缓。这是时态造成的问题或障碍吗？他的困惑不在此。不在于表演内容。他是无内容表演。也无时态。困惑的是观众，他们寥寥，在台下磕着瓜子壳，饮水。叹气或发愣，嘴里吐着泡沫。观众总是非常传统。沮丧，或异常颓废。戏文台上，他静静反趴着。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讲究说与学。它是什么时态？相声，讲得都是过去的事。已经发生过，经过艺术加工的事。在过去，相声是下三滥。特别在过去旧社会，旧社会总是很旧。那些发生过的事也已经很旧，通常用的也是过去时态。他仿佛也在过去时态。只是仿佛，并不确定。他通常不怎么能确定他正在使用哪一种时态，他趴着或反趴着，或哪一些时态的混杂他弄不灵清。他不确定正在进行着什么。他表演的是相声，但离相声非常遥远（这从观众的神态可以看出，仿佛他们脸上都挂着一根鸡巴屎：注：不是鸡巴，屎。它并不是一个复合词。它并不是指双重鸡巴，或双屎。）远到实际上他弄不灵清他用的到底是哪种时态。他终究只是一个表演相声的，而不是语言学教授。他一般

也只使用普通语法表演相声。它是他，一个家伙反趴在戏台上表演相声。他不说话。在相声的尽头，那里同样也坐落着一个大庙。庙里。庙里供奉着。他知道，但他懒得再去思想这些。总之与语态无关。

它不是现在的事情。

在过去，旧社会，人总是昏昏沉沉。大家弄不灵清活在什么时态中。一般来说，人总是活在一般进行时态中，或只能在一般进行时态中活着。或反之活着，意味着一件事物正在一种进行时态中。否则，不可能的重复和传统的轮回又有什么区别呢。但不是。一般来说人总是在一种或两种，一两种进行时态中：过去是这样。现在亦然。即没有所谓过去。过去的事，特别是在旧社会，它就像是一个梦。而梦是一种没有时态的东西，梦，也就不构成事件。梦不产生沉淀物。梦，即便来到梦外，它可能仍是梦。梦原本就不分内外。梦，什么是梦？问题是，什么又不是梦呢？时态总归是梦无法解决的问题。一切问题都是时态问题。总之，他趴在戏文台上，静静地。他也不知道他睡过去没有。台下，观众吐着传统的泡沫。它不是一件过去的事情。

他不说话。他只是一个职业表演相声的。他表演的内

容尽管通常是那种“一切尽在不言中”或“点到为止”。或“此处无声”，或这些那些，到不是因为他，或其它。不是因为可说可不说，相声总归是一门口头语言艺术。伴随出现，兴起，发展与衰落的自然过程，相声概不例外。这仍是时态性质决定的。一个人他表演相声，他绝不可能从时态中脱先。他只要一开口，他就必定进入一种时态中，他就必定再次昏厥。他就必定。他进入无时态状态中。或专业说法进入一种潜时态中。仿佛梦。他不能。他在表演节目，他因此必须清醒，理智，他不能过于无限。他不能过于依附于旧社会情结。他清晰意识到，旧社会只存在于过去时态中。而过去时态在逻辑上是不存在的。过去时态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因此，在他趴在戏文台上持续表演的同时，他想起了危地马拉。

它显然不是那种过去的事情。它并且显然不是一件事情。它没有时态，不是吗。要是只是危地马拉，它是什么或完成或进行时态？要是所有问题都涉及到时态。所有问题都涉及到时态。台下，观众零散，寥落。冒着烟雾，扣扣脚指头缝，叹气声此起彼伏。他们非常且清楚知道，他们只是观众。是可有可无的。他们非常清楚且知道，相声

老早已经没落了。他们并不介意似有似无地瞭望一下戏文台上的这种相声残渣，在所有时态中，他们一种也不选择。真正的事实是他没想到的。他也不可能想到。在时态以外，这些观众才是危地马拉。所以，从全知的视角观察，一直在强调，它并不是过去的事。

它不是。它是一个家伙，反趴在戏台上表演一种尽管已趋近没落的传统相声套路。但又能怎么样呢？它已经是一种最高级的表演形式。它去除了时态干扰。他不可能脱先时态的控制。但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他要表演的也不是一种现在进行时态。他只是单纯不说话，不动。不说。只要不说，他就是没有。

他在完成。

台下，观众寥寥。

一个很短的故事

改编自 *A Very Short Story*——Ernest Hemingway

一个下午，秋天。裴坐在山庙门口的门槛上，望着对面山上的风景，等着阿强回来。他消失已经有些日子了，那会儿还是夏末闷热的天气。裴特地上山，来还拖欠了许久的香火钱。阿强他不在。他当然不在。庙里只剩下那两只老鹅在围着院子中央的松树转圈，相互追嬉。

由于她在上山前就用短信通知了他，她知道，他这是在有意回避她。她习惯了。但事情不应该这样发展。单就这件事情来说，她也不清楚事情会怎样变化。她没想过。

她只要一想起这事，她就头痛，整夜睡不着。她反趴在床上，或仰躺着，不管四肢张开，还是张大眼睛望着屋顶都无法入睡。她想，她不能一直这么耗下去。夏天就快过去，接着是秋天，再接着这个冬天也会很快到来，翻过冬天，她感觉眼前黑乎乎的，她终于在天微微亮开时昏睡过去。她得跟阿强好心商量一下，或许也可以采取强硬些的态度，她都想过。即便她非常清楚他是不可能还俗的，跟着她去过那种世俗、等而下之的日子。

裴磕着瓜子壳，远眺着山的对面，以及更远更高处的天空。在她身后殿堂内，那个泥塑菩萨也是。她能感觉到，那是阿强正通过它那对狰狞的眼珠子在监视她。

在接近傍晚，太阳还没完全落到山背后时，她看见阿强一个人扛着一口又大又黑的铁锅，从松树林那边的小路走上来。

举人的黄昏

三点水，加一个尼姑。文人与政治。有些地方陆续开始退水，山体下沉，近处的风景被词语反复涂抹带来空间上的转换，但不要去翻译。

一个你从没见过的鱼搁浅在岸边。凉爽而宽大的衣袖提示共和制的到来是迟早的事，紧跟着，一副球拍出现在这里：它们在一起，为了相互摩擦。

黄昏总是严肃的。同样一件事，要么迟到要么已经发生过了。它的形状是一个菱形？门牌号是1202。需要恐惧的并不限于黄昏。你在厨房准备晚餐。有时停下，规规矩矩地等候一个刺客到来。问题是，这里本身就是东方。还不够干净。每次都是这样。

农业的出现

河水还没正式退去，我看见一只银色鹭鸶站在一大块水草上，顺水漂移。仿佛孤儿。我的感觉不是每一次都准确。我不增加。

我有时出现在河边，看着一只停在漂浮物上的鸟顺水漂走，这时，我不增不减。岸边只可能是一些杂草与乱树，作为秩序的一部分正在失去秩序。秋天是这样的。我远远看着这头鹭鸶鸟远去，因为没有其它的事，我看着它消失。

河水流淌。

农业的出现使得人进一步成为人，进入有限的文明。

一只白头鹎
从树枝落到地上觅食，
这一只。
你举起一只手，
举着，
为了什么？
不为什么。
也许只是想表达此刻
某种情感，
当你坐在河边
喝一个百事。

灭鼠神

在一大片空白中投下一小片白色阴影，吸食瘟疫，鼠群隐匿在乌有中。一个错误发生在光线内部。你捡起它们，获得一种停顿的权利，是粉红色的。在它退色以前，迅速想起一件物品：最好是一件漏斗。围绕它的缺点用来验证一个人的无知，她不会一直在度假，玩。下午，一条鳊鱼冷冻在冰箱里。它的背景知识是哪些？是否包含一朵乌云。是不是它投下的那一小片阴影。要理清这其中的关系，并且知道我们都来自并最终化为最新的尘埃。像捕鼠游戏那样松散，没有组织，只是不断延长它们的区别，直至全同。现在，在一个人的近处，有时在一间屋子里，过滤所有已知观点，削弱它们的质量，因为有必要一起度过下午的些时间。

一串钥匙

在一个人附近。在一只黑色杯子近处，
一个足球的水平斜对面。在桌子上，空气中，
在一团充电线所指示的方向永远看不见的地方，
同时在缓缓翻滚的历史中，在有时
一个下午的干燥而气闷的微风中，这里，
在这里附近，远离格林兰岛且那一只足球
与一副跳绳摆放在一起。在必须在所有事物最中央，
这没什么可说的。换汤，在与一小块长方形红色的
持续对抗中，（持续无非也是一种人的感受）
在一间客厅里。客厅干净，整洁。在被剥离
诸多隐喻后的一件静物，也许更倾向于一个集合。
而在更近处，一只手表跳动它的黑色数字。
想象一个人仿佛一只家禽，准备好了，但没有
瘫痪，乃至彻底昏厥，在星期二。稍后，
把泵满空气的活虾袋丢进冰箱，关上。

一个肥料堆头

部分平坦，有些地方凸起

所有植物通用。

这次考验更多的耐心，

腐败的强度，以及从一开始

树枝就以牺牲树叶的方式在展开它的设定

这甚至已超过一部正常宪法的价值，

即便它的长度可以忽略

反之一样，空气中没有结束。

在感到头顶上方的那片云开始抽搐时

沿着石子路，你走上一个土坡。

象棋

我不在进度上。它是一个有着特殊构造的
瓶盖，复杂有时能带来一些好处，
打乱它们的位置，足球。新玩具很快会变旧。
苹果会消失，在明天以前。而你一定在我的反面。
或斜对面，吐着泡沫。一个阴天，但不会下雨

时代似有似无。延续惯性同样需要勇气，它们分别
掉落在你从来没到达过的地方。你能找到。
那个喷泉，单峰骆驼，尼姑：经过反复过滤，
她仍只能是粉红色？这会儿，中国在不停移动。
节日欢乐，王后被安排在国王左边。这对吗
大象在屋子里。留下粪便，稍后，穿过墙。消失

一个苍蝇

这会儿，秋天

一个苍蝇停在栏杆上，这一个苍蝇。

苍蝇是一种最多一年生昆虫。它有非常薄，
几乎透明的翅膀。这一个苍蝇

停着不动。现在是秋天。

它是这一个苍蝇而不是别的。

在它的复眼中，我是一些碎片，

低分辨率。而这会儿已经完全是在秋天，
一个苍蝇通常只能感受变化

却不知道轮回。

苍蝇意识程度低，也没有知识
对它的限制。

想要接近一只苍蝇很难。

它是一个苍蝇。

甚至，是这一个苍蝇。

一座山

有一座山。

有一座山离耶路撒冷城不远，约一个安息日能走到。

有一座城，名叫耶路撒冷。

它离有一座山不远，

从山上下来，约走一个安息日

便能走到耶路撒冷城。

有一座山不高

山上，光秃秃的

除了杂草和乱石
没有一株树木。

从山这边看过去，
不远处的耶路撒冷城散发着光芒。

有一个地方
名叫耶路撒冷
是一个城。离有一座山不远，
约一个安息日的路程便能走到。

从耶路撒冷城看去
有一座山像一个不大不小的橄榄。

有一座山的形状
像一个巨大的橄榄，
山上没有一株树木。

有一座山上

长满乱草，有许多石头，
这些石头也像是从
山体中长出来的。

这些石头长得很乱，
仿佛没有规则。有一座山离耶路撒冷不远。

从城的最高处
稍微往远处看过去，他们能清楚看见
这座山。
他们昨天才从山上下来，
来到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城
有一千年了。

有一座山不高。
像一个巨大的橄榄果实，山上
光秃秃的，只有一些

乱石和杂草，吹着一些
没有方向的风。

有一座山不高，很安静。
静静地，像一座山该有的那种安静。
几十万年了。

有一座山不高也很安静，
光秃秃的，山上
没有树木。

有一座山的含土量很低，
没法长出高大的树木，
只有一些杂草在风中摇晃。

从耶路撒冷城
看过去，有一座山
像一个不大不小，
光秃秃的橄榄果实。

昨天，他们
才从那里下来。

世上有一座城
名叫耶路撒冷。上千年来，
耶路撒冷散发着光芒。
在离城不远的地方，那里有
一座不高的山。
约一个安息日的路程便能走到。

他们昨天才从山上下来，
来到耶路撒冷。

世上，
有一座山。

光秃秃的，山上
没有一株树木
只长着一些杂草。

在没有世上以前，有一座山
便已经在那里。

在夜晚，耶路撒冷城
散发着光芒。

昨天，他们
站在山上，
看着不远处的耶路撒冷城。

夜晚的山上，
很冷。

他们在一块岩石下方
升起篝火，
围坐在一起
聊着天，不久后
睡着了。

世上有一座城名叫

耶路撒冷。在即使在夜晚，
耶路撒冷城也在黑暗中
散发着光芒。
上千年了。

有一座山，
离耶路撒冷城不远。
从城的高处
看过去，有一座山像
一个不大不小的
橄榄果实。昨天，天亮开时，
他们醒来。
浇灭篝火，
下山，
走回到了耶路撒冷。

世上有一座山，光秃秃的，山上
一株树木都没有，
只长了一些杂草。

从远处看去，
仿佛山上什么都没长，
光秃秃的。

昨天，他们从山上下来，
来到耶路撒冷城。

有一座山离
一座城不远，
约一个安息日就能走到。
这座城的名字叫
耶路撒冷。
已经有上千了。

上千年来，
耶路撒冷城
散发着光芒。

在离耶路撒冷城不远的地方，

有一座山像一个巨大的
橄榄果实，光秃秃的，山上
长满杂草，堆着乱石。有时，
山上的风很大。
很乱，很没方向。
从耶路撒冷城看过去，
看不到这些。

从耶路撒冷城高处
看过去，有一座山像
一个不大不小的橄榄。
昨天，他们才从
山上下来。

他们不住在山上，他们
是世上的人。

世上，有一座山。
山上不住着人，

只长着一些杂草。
山上连一株像样的树木
都没有长成。
很多很多年了。

很多
很多年。

世上有一座城，很多
很多年了
也许有一千年。
一千年以来，它
散发着光芒。
它名叫
耶路撒冷。

有一座山。
在还没有世上以前，它就
已经在那里

光秃秃的，从耶路撒冷城看过去，
它仿佛一个不大不小的
橄榄果子。

山上冷。昨天，
他们从山上下来，
来到耶路撒冷。

黄昏十七帖

一盒万宝路，白色。有很多错误但不包括可以任意甩出的那些，它们统一停在一头鸬鹚旁边，翻开后，也不会有身心脱落。你显然不是他，但同样在一个举人的黄昏。

一盒万宝路，你能举起一片云朵那样的白色吗，除非你是谁，除非你不是一种错误。你那么明显。那么，你只能是一头鸬鹚。或只是简单地在它的旁边。

一个举人，他的一根手臂高高举起，仿佛整个黄昏都是他的。一头刚从水里走上来的鸬鹚，停到他的旁边，这又让你想起了谁。她，还是她们？

所有鸬鹚黑色，但所有不能包括所有本身。在一头鸬鹚旁边，她吸着一袋粗劣的烟丝，她的头发快烧着冒烟了。

一个举人，他的一根手臂刚一举起，整个黄昏就突然动了一下。是不是举错手了？他想。想了一会，感觉即便错了，天也不会塌下来不是吗？只是这又从哪儿说起呢，又或者，这又是谁定的黄昏。在诗里，他这样写道：一盒白色的万宝路，她从盒子里取出一支，夹在两根手指中间。

黄昏，为什么一个举人只能永远站在河边。不动，也不思想，

只是擎着他的那一根手臂，那宽敞的衣袖就快要掉到肩上，他在举什么？这时，一头叼着鱼的鸬鹚从水里走上来，站到他的边上。同样，这又能说明什么？

一个黑色的举人，在黄昏中远远看过去，我们只能看见他模糊的背面。以及那个明显的轮廓，像极了暗淡的黄昏中一个漆黑的答案。也不是很像。

一盒万宝路，白色，请勿在禁烟场所吸烟。一个站在河边擎着一根手臂的举人，远远看去，他漆黑。

那么，她只能是谁？无论谁，她只能是她们中的一个。一支白色万宝路夹在两根手指间，没动，等着一个人走过去把它点燃。鸬鹚（大宗师），它难道就不能不是一头鸬鹚。它不能。除非它能被翻译。

经验主义者通常比较保守，一个总是举着手臂的人也不总是一个书生，他可以什么都不是，但他仿佛只能永远站在岸边。他天然具备两种属性：漆黑，以及明显的错误。

一盒万宝路，一次最多只能看到它的三个面，侧面。而一头鸬鹚，想起它时，已是在一个黄昏，17:32分，我慢慢朝它走过去，走得越近，它退得越远。我停下，它也就停着不动。但每次都是我先。

平常，我很少抽万宝路。我抽中南海，黑色或白色。她不是。最近她经常抽那种带薄荷味的万宝路。那种烟盒是蓝黑色的。鸬鹚，要是她指一个平常的女人，她又抽什么烟呢？很明显，她不是她们中的一个，她当然更不应该是她。要考虑的远远不止这些。

黄昏，一个举人。他的那一根手臂举起后，直到天黑下来，也没有放下。（着力即差）他不动，仿佛在等着一件东西从身上缓缓脱落。黄昏中的举人漆黑。

事情是这样的，一头鸬鹚沉在水底，它在沉什么？一盒硬壳万宝路，白色，静静摆在桌上，看不出它的任何一点变化。除了不动这个动作。而这会儿已是黄昏。

一个黄昏，天空中停着一朵明显的云。它黑。在河边，一个举人（你不认识）看着河水，以及河水的流淌。你不是他。

一朵云明显又黑，停在黄昏的天空中，高于一切。是吗？一个人当你觉得她永远不会点燃夹在手指间的那支烟，她却点燃了它，深吸一口，从鼻孔口喷出两道长长的烟雾。

举人是一种古代的事物，在现如今的生活里近乎消失，她也不后悔。

正如无法知道一个人为什么站在河边，擎着一根手臂。现在，一盒白色万宝路、一个书生、一头沉在水底漆黑的鸬鹚，她，她们以及一朵可有可无的云，整个黄昏一动不动。

大宗师

有一头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停在一根孤零零的树枝上。树枝上没有一片树叶。树枝和鸟，看不出哪一样先在那里。是鸟飞来停落在树枝上，还是这一头鸟抓来的这一根树枝。无论哪一种情况，在当地都少见。鸟，粗一看，是一头普通的鸟。树枝更普通，像是有人随便丢在那里，更像是这一头鸟从不知道什么地方抓来。鸟的爪子不大不小，正好可以扣住这一根光秃秃的枯树枝。

鸟，停在树枝上不动，翻着白眼。这就是它做鸟的方法？一头鸟从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飞来，带着一根树枝停落在当地，仿佛没有原因，也没有额外的目的。鸟是这样的。

它是鸟，它想怎样就怎样。

要下雪了？

不是的。下雪，还要等过些日子。

鸟停在树枝上。附近，空荡荡的，仿佛要下雪的天空。这符合当地人朴素的想法，甚至愿望。但不是。附近只是空荡荡的，不是天空，只是一些附近。否则一头鸟又怎么会从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飞来，翻着一副白眼，出现在这里。鸟自有鸟的道理，既然它已经是一头这样的一头鸟。

这一头鸟看着普通，实际只是符合一种普遍现象。无论一头什么样的鸟飞来，特意，还是意外路过，它都会在这根树枝上停下，歇上一会。从这方面来说，鸟与鸟没有不同。但在当地，鸟的情况还是有些复杂，它从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飞来，但每次飞来的地方都不相同。

鸟不可能从同一个地方飞来，鸟的每一次飞来似而不同。鸟知道这种情况，因此它常常从四面八方随便飞来，看到一根树枝，就停下歇一会。当然，也不排除自带树枝的那种鸟，但毕竟少见。这一头鸟应该不是。它普通，那是它真的普通，符合鸟的普遍现象：翅膀收拢，低垂着鸟头，看上去没什么戾气。

跟假的一样。

一、它是一九八六年的那头灰鸟吗？

答：不像，灰鸟不是普通的鸟。

二、一头鸟从我们不知道的一个什么地方飞来路过，在一根枯枝上停下，它在停什么？它那么普通，以及普遍。

答：休息。

三、鸟的道理又是什么？

答：问题错误。鸟没有道理，它不在道理中。再说了，下雪，还要再等些日子。

力

现在
一个 12:38 分
在暖色灯光下
降温。
我在这里。
没有要想念的人，
谁？
以及一些
总归可有可无的动物
一只手搁在桌上。
我不饿。
我和我的脑子几乎相等。并且，

不适用于任何一种情况：
对面是一个橱柜，
而背后，永远看不见。
并且什么？
如果只是我，我当然已经知道。
一件漂浮物，
它是。

一小片阳光

从窗户射进一小片阳光，停在浴缸上。我坐在明显暗一些的旁边。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与这些光线，它们连续。光线是从窗户射进来的，伸过手掌去接，它实在。光这种东西。中午，我们刚从医院回来。那里光线差，大部分灯没打开，有一些不少的人在楼道里走动，或只是在边上等着。昨天是另外一种情况：天气已经冷了，还下起了雨。一个人回到家中，没喝水，就去床上躺着。他想，这天他不会去河边钓鱼了。光线从窗户射进来，一小片但很好的光。今天一整天风都大，他应该还是不会去河边钓鱼。也不算很少见到，尤其在初冬，这个浴室里常常会有这种小片的阳光，你想不起来它们有什么大的区别。它们差不多都是这种样子，明亮，好看。

一小片阳光

下午，这一小片射在浴缸里的阳光。一个人（他刚从河边回来，那里阳光大，风大，有几个白痴和黑痴一道坐在泥岸边，吃风）重新回到这条凳子上坐着，看见这一小片明亮而好看的阳光没了。他看着这一片没有了的阳光。有人因此发明了零这种东西。这是一小片消失了的明亮又好看的光，中午，它还停在这个水缸的一小部分面积上，它的移动很难被看见。光总在以光速消失。消失后，它没有返回，这很糟糕。一件东西消失后，首先：它是以任何方式消失的。其次，消失的东西根据它的定义自然没法返回。自然大，所有事与物以及一切概念在自然包围中，它是这样的，自然非常自然。他在水缸躺下，开始休息。

打印机

一些干草，
现在窗外淡薄而亮的云，打印机
打印。有一笔鲜亮的定期存款，
也许有两笔，忘了，你有一个屋顶，
为了节省开支，你穿
单裤，有时也听一听音乐。
因此有一些东西只浮在它的表面，就像到点
吃饭：所谓历史即绚烂但不正常的排序，
你不能光靠一堆知识挺到最后。傍晚，
这会儿，交流电在吡吡吡响，
蹲在门槛上的一个衙役想起游泳。

喝药

金黄的摇尾狗，它的地主主人
被埋进土里，就在昨天。
旧社会残暴凄凉，
早起的是那些去赶集的人，他们
牙齿乌黑，连长短都分不灵清，
但不排除对当地的政策始终抱有极大信念，
一辈子没有得到也没有失去。
河里，鱼游来游去：庙里救命的粥
薄得让人昏厥：世道忽明忽暗，
难免不冤枉一个好人：至于下雪，
一般来说还要再等些日子。

真人

真人真，睡着无梦，呼吸深沉如大地，形状枯槁，意识形态似云似雾，已经多年没有公开表演胸口碎大石，背后那两扇大翅膀又开始在季节性掉毛这能怪谁呢，走起路来总在掉链子，胃口时坏时好，大冬天只拖一双人字拖，对路过云游的尼群视同鸡肋，偶尔望气也去河边看水，道士头髻上次解开还是在全面解放以前，一天到晚不活也没有死，手掌乌黑，视听日渐微弱，好在嗅觉依旧灵敏，碰上雨天总在哭，下雪？当地已经几十年没见到雪了，何况他的坐骑鹤早已不知逃去哪里，一去不复还了，遗憾它从没下过一个蛋，真人有时盘坐在树下思想。悔过，顺道练气，总感到所有俗事在扩散，离他远去，那么他又在哪儿呢，真人位置感差，同时又必须放弃自我这类概念，融入且在自然中腐败，远离地缘政治、惚，伤心与感动，戒掉恶习，只适量饮水，作为一个真人对一个鸟雀从树枝上坠落不应

该有实际的想法，务虚是唯一硬道理，但也无须去诋毁佛道轮回这些糟粕，凡事看淡便好，凡事无非空穴来风，逃不出大道桎梏，远远望去，那个心不在焉坐在窗边的卡夫卡，身体孱弱，心思来得又重，离真人实在还远着呢，真人总归稀缺。真人也只有另一个真人知道对方是真人，是自身的结果而不是归纳、分析与推理得出，真人最大的弊病是他全部没有假，只能为真，这有什么好处？没有。真人通常极端与小气，懒得肯定也不去否定，只是缺乏驾雾腾云的动力，尤其讨厌海边严重的湿气，平常更愿意饭后去附近荡马路，指挥交通。

放牛

约翰·列侬

工人阶级英雄（Session 1970）

他第一次听，

循环了一个下午。
低保真，
歌词有脏字，
阶级这个那个什么的。
这都什么年头了，
头晕。中途，稍稍想起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
当地刚解放不久，十八九岁了
他还在放牛。

佛像

天阴着，桌上
摆着一件东西，
一件静物。
一个阴天，下午。
而这是一件物，
单一，静，影响力微弱。
它不会爆炸，抑或
掀起一场政变，
没有类似人的目的
与意义，
是白色的。
一件阴天的静物，
但不能是一个

静物的阴天。是不是？

这太突然。

这太不符合规矩。

一件静物，

假设它是一个

长方体。除此以外，

没有。

它与阴天

不是一种关系。

更不对称，

或相互包含。

一件阴天的静物（假设它

就是一个标准长方体）。

这会儿，一个下午。

除此以外，

天阴着，

一件摆在桌上的静物。

以色列

从这个房间到以色列实际至少有两万里路那么远，
在钉在墙壁的地图上，它正好一扎手那么长。
以色列住着犹太人，我没见过他们中的哪一个。实际上，
知道，但我也没见过捻（一种非洲羚羊）或高地狒狒。
尽管在天空中无比显耀，但也许人类永远到不了大熊星座。
神，以及所有其它神、仙类就住在那里。吃着火锅

吸尘器

粗糙但实用，矿物质，
连根拔起一朵花，
稍后用漂白剂漂白，
这些经历将极大
丰富你的生活

削弱你
沉默的阻抗并鼓励你
丢掉那块过时已久的孔雀蓝
曼陀罗壁毯，
产下鱼卵。

失群雁

又到了冬季,卢照邻坐在阳台,干坐着。阳光恰到好处,不远处,几个妇人在河边那株光秃的柳树下浣洗衣裳。

杨柳树这种东西。

那个当年从路边草丛冲出来强行要支持他的女子,后来也还是跟她成了婚。人不错,挺好。不知道她们在那里闲聊什么。几个妇人凑在一起,哪怕在旧社会,总归还是过于闹热了些。河对岸,草木统一枯萎,运动还在继续扩大化。

大好的天空中竟然没有一片云,一头大雁掠过。

再坐一会。

无限薯片

一罐薯片，尽管它无限
它是乐事牌的。一罐乐事牌
无限薯片，
我算不上一个好人
也不坏，但总归有限。
我们在一个相当高的弧度相遇，
变得更少。

莉莉

一部汽车，莉莉。一匹马，莉莉。莉莉站在一个怪物的
头发上，裙子是新的。莉莉是一部起重机，我们的莉莉，

在星期六，断了三根肋骨。莉莉有三万根头发，吐着泡沫，在树林里迷了路。莉莉是一个海边的贝壳，又或者一只气化了的兔子，属羊，莉莉喜欢粉红色的尼姑。莉莉喜欢上了马戏团里的那部独轮车，她的视力不好，走路总在晕倒。这是莉莉，学习成绩垫底的莉莉，从没去过游乐场的莉莉。莉莉路过一间正在倒闭的印刷厂，手里握着一粒种子，听见有人在身后叫她莉莉，莉莉。莉莉没有回头。莉莉感觉不好。当莉莉是一朵乌云时，莉莉的感觉很坏，当她看到一只黑色的鹿在吃泥土，莉莉走开了。莉莉总是背着手走路，没有穿过那片草地的计划。

虎

虎单独而忧伤，一件打击乐器。
光线从中午的窗台上退去。

记忆中它走到哪儿了？他问。

甚至连季节都如此严肃。

我们不得不表现得更加谨慎，以配合它的气质。

愉快结束一场谈话需要一些运气。

巨大的出师表飘荡在必定的命运中。

深圳

先看着这两个字，再想是不是写一首诗，

深圳。点一盘干炒牛河，一个什么汤。

七八点夜晚，来街上散步，不饿。

不饿也得吃顿饭。要是被扔在

这条灯火闪亮的街上，大概活不过

一个礼拜。也顶多做三天，我走着想。

看着这盘端上桌的牛河。这些都不重要，现在，

一个超及物的苍蝇在这盘食物上方飞，绕圈。

枯法师

15:53分，回到家中，现在。看着这一个三天前留在写字板上的标题。一个人回到家中，等于回到一个女人身边。一杯水摆在饭桌上，吃一根香蕉。在太平洋西边，北美大陆南部州亚利桑那的图森，格蕾丝住在那里。丈夫贝弗莱德是当地的一名水管工，他们住在矮脚鸡东街最边上的那个屋子，是有一年格蕾丝的父母留给她的。格蕾丝太太年轻时喜欢去网球场游荡，她喜欢下雨天。他们认识早，很年轻，格蕾丝和水管工贝弗莱德就结了婚。格蕾丝太太每天早晨会到厨房给贝弗莱德煮咖啡，她自己是不喝的。贝弗莱德每天一大早会带着一大瓶她煮的咖啡出门。这很奇怪，格蕾丝有时想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喜欢喝这种东西。不过这两天贝弗莱德病了，躺在床上完全下不了地。这很奇怪，他的身体一向很好，贝弗莱德可是从来没有生过病。格蕾丝平常很少想事情，她一般不出门。格蕾丝太太已经

很久没出门，也许有两三年，她最近的记性不好，视力也在大不如前。一直以来，丈夫贝弗莱德和格蕾丝没有生育，这也没什么，格蕾丝一向喜欢清静。她总是在下雨天出门，格蕾丝年轻时喜欢走在雨里的那种被雨水包围的感觉，尽管那样容易着凉。现在很少了，住在矮脚鸡东街的街坊很多年没有在街上遇见过格蕾丝，即便那天正好下雨。图森在南部州的亚利桑那，那里气候常年干燥，有时几个月没有一个雨滴，格蕾丝常常觉得，他们只是住在那里。这很奇怪。格蕾丝一早就知道她是一定会跟水管工贝弗莱德结婚的，她喜欢贝弗莱德那两根粗壮的手臂。他们结婚早，格蕾丝是真的喜欢两人在附近教堂举办婚礼的那天，那是一个雨天。格蕾丝也是在有一年秋天的一个雨天在这间屋子里出生的，一直以来，她都非常喜欢这个厨房。那是格蕾丝和贝弗莱德婚后不久，他特地为她扩建的。这会儿，一个早晨。格蕾丝太太坐在厨房，望着咖啡壶的壶嘴，她想先歇饱后，再给病号贝弗莱德煮咖啡。

空地上的一面墙

它的背面看不到，一堵建在空地上的墙只能看着它的一个面，一堵墙朝四面八方开放。

是谁在那里建起这一堵墙。还是原先它就在那里。下午，一座山从平原升起，一个仰敞在海面上的蝠鲮重新潜入海底，既不是破坏也没有建设。

这墙不高，一个野地里的猫可以轻松越过它，跳到墙的背面去。

假设一堵墙，只能看着它的正面。

空地上有什么？一堵墙。只能看见它的一个面，正面。

看不见它的背面，或反面。假设是这样，也许事实上也是这种情况。谁知道，并没有人想走到它的背面去看一看。

下午，一面难看的墙立在一大片空地中央。墙不高，随便一个什么猫翻过墙，跳到它的反面，消失。一个猫没有词语，它只是消失。一个猫本身就，只是一个词语。消失也是。

一面墙在下午的阳光下立在一片空地上，感觉很假，仿佛它只能是一种假设：一堵墙，只能看见它的一个面，仿佛一块像墙面那样的布垂立在那里。仔细想，完全没有道理。

一堵墙，即使只能看着它的一个面。

又或者空地上的一堵墙，哪个来得更大呢，这片空地和这一堵墙。或更重要，或不可缺少。

不存在偶然，它过于粗糙。

当然也不存在一面墙。当然也不存在苹果这种东西。当然也不可能有蝠鲞，它甚至都不是一种鸟。当然也没有平原与一座山，以及回荡在山中的回声。

但这是一个下午，在一片空地上，阳光很好。在一片阳光好的空地上，应该有一面墙，不应该那么空。一片空地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面墙，一个人朝它走过去，越走越觉得空旷，仿佛消失。

当然也没有一个人。在一片空地上，只有一些下午的光停留在那里。

当然也没有光，这一片空地不仅空，它必须全空。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空地上，明明还有一堵墙立在中央。

当然虽然它只是一个假设。假设是这样的。假设要有光，就有了光。假设一堵墙只能看见它的一个面，尽管这绝对不可能。

但要是 在一块空地上呢。

但要是 就在窗外的这块空地上呢？

一堵墙立在一块空地上是说，一个人他既不是一个破坏者，也不是建设者。两者无非徒劳，且一个人只是对人的一种假设：

他下午才起床。起床后，他站在窗边饮水，不动。想象自身是一头巨大乌黑的蝠鲮，等着水分沥干。

以上都不算。

在一片不算广阔的平地上，有一株树。是真的，他亲眼所见。从远处看去，它的树枝在阳光下黑，枝条上的树叶都掉光了。

平地上只有它这一株高大但算不上巨大的树木，枝干茂盛，光秃秃的看不清一片树叶。

一个人他远远路过那里，并且看见。

一般来说，不可能突然，一株树木总是一直在同一个地方。

也就是那里。

那里，甚至都不用去假设，一株树木就在那一片空旷的平地上。只是，它在什么？

在那里，且只在。

甚至连一种假设都不是。或者它只可能是一种假设。或其它。

这些都不算。

无论一株树木实际立在一大片荒地上，一堵墙立在一块空地上，对他来说，最好不去说它们。

竹林

无尽委屈与自我感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不事生产的士大夫子弟之终极归宿，竹林
密集而晃动，祖坟上的青烟就快散光了，
狗在林子里乱尿，超世的龙郁郁而不知所终。

十一月二十二日，小雪

初冬，玄谈庙，尼姑们陆续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余裴一个人还留在那里。

人应该多跟菩萨在一起住。

菩萨不说话，无所暗示，泥胎，外壳涂料艳俗而廉价，是庙的核心。

今天小雪，天空晴朗，晴朗的天空上没有一点杂质。跟往常一样，裴坐在门槛上嗑瓜子壳。她的计划是磕到天黑。

十一月

立冬后的玄谈庙，尼姑裴坐在庙门槛上发短信也等日出。或竹林危机与这会儿仍是秋季吗？或暗黑破坏神与一只引擎盖上的猫。还是惜售与田忌赛完马后，坐在院子里闷闷不乐，望着鹅。还是抬头，或者蓝色是永恒的象征与比如迈阿密的阳光。抑或幻觉分析与积习难返。甚至水貂与月球上的一粒灰尘动了一下，在没有风的情况下。抑或微波与有丝分裂，在弱智社会与佛脚。难免不是电魂与刘青云。抑或在河边与汉奸。在（一个黄道吉日）修剪头发时想起出师表，下午。与要有枪。甚至窝料与旧社会密码，以及极少数派的篝火与宋朝的远去，练气与中午，一个女人扛着一根木头，在均田免赋的特殊年代与要怎么解释一株树木立在路边，并且。解释它什么。午餐当然也很重要与青衫湿。哪怕两条裤子与在乌龟泛滥的放学路上。文乱

与碑。兔、野菊与致那些滞销的诗集或招安（Zhaoan）与狐狸。或皖南事变与 Python 训练营。补觉与广告拦截。诸如此类，因此，滚动条与干净。由此，小雪与吴奇隆。谁知道。浅析新新浪漫魔幻表现虚脱超现实社会无浪潮玄谈主义与竹林指挥使。或天堂疑云与像孩子一般。由于连续受暗淡光线影响与天下财经。载体与施粥的方法。牛奶与单独站立（念佛的好处是随时可以停下。）抑或兔子与接连扑出两个点球。鹅与鸬鹚的故事以及大海与大海（二）。如何照顾贫下中农的情绪与在河边（二）。移动与终章：或革命与念佛。

在那片土地上

一个人划着一条船来到一个地方，这天星期四。一个人划着一条船来到这一个地方，这天正好是星期四。一个人正好在星期四这一天划着一条船来到一个地方而且正好是这一个人。而且她是划着一条船来的。她下船，走进这片土地而且正好是她这个人。她是一个人来的，划着一条船，在一个星期四。她到达时是在一个星期四，她是划着船来的。一个人划着一条船在星期四这天来到这片土地，她下船，走了进去，她没有其它人，她是一个人划着船来的。其它人没有来，她也并不是其它人中的任何一个，而且她是划着一条船来的。到达时，正好在一个星期四。她是在一个星期四到达的这片土地。这说明这一个人她到达这片土地的那天（一个上午）正好是在一个星期四。她到达了。下了船，走到这片土地上去，就她一个人。其它人都没来，她们不喜欢这片蛮荒的土地，就她一个人来了。而且是在

一个星期四。是她自己要来的。一个人她划着一条船在一个星期四来到这片土地上，而且正好是她自己要来的。她下了船，光着脚踏进这片土地。这天是一个星期四，她是划着一条船来的。她把船拉上岸，她还有一些力气。她一个人来时其它人没有一起来。她不是其它人中的一个，她只是正好是她这一个人。一个人她是划着一条船来的，她下了船。这天正好是一个星期四。也许正好星期五，不知道。她上了岸。她还有一些气力。一个人她是划着船来到的这个地方。她把船拖到岸上，歇了一会，转过身走进这片土地。而且正好是她这一个人。在一个星期四，一个人正好是她这一个人划着船来到一个地方而且正好是这一片土地。她下了船。

鲤鱼

干涸漫长的季节正在到来，
他离开饭桌，去沙发上躺下。
上午，他听到浴室那边
有一件东西掉在了地上，也许
是一个洗发液的瓶子。
一个瓶子，
从窗户进来的风把它
吹翻到地上，并没有人
走过去看一看。它暂时
还是一个谜。
从客厅的大玻璃窗户看出去，
一块长方形天空以外，他只能
看着屋顶
的这一小部分。

豹子

有着较深
斑点的一种大猫
不会飞；行动
诡异而敏捷
换季掉毛，杂食
象征含义丰富
从喜马拉雅到撒哈拉沙漠
少量分布，不会飞
不懂打土豪
秋后算账。

十一月二十四日缓酒有所思

一只乒乓球，粗制的，你的一根手指，仅供饮用。我们过去很少用到，而只能引缓一些（你以为呢？的）事实，能填补就别让它空着：球的滚动永远倾向它没有的内部。这一趟离菩萨还很遥远，并且一个正统的问题通常会得到一个正统的答案。而这是一些下午空乏的云，你的坐姿仿佛正好被它们金亮的边际线捆绑，但又不是以这种不幸收场，在平时，它通常是浅蓝色的，不值得你去怀疑的你正是这样的一点微弱的波。正是这些原因导致，它具有最小的接触面积。

文事，十一月二十四日赠
赵溧阳郑河南别离汉

住处的院子里有一株雌银杏
捡来半斤它的果核，
晒干，盐炒，每日取少量服用。
当中挑了六个备用，打算种成树。
至少在想象中，它会是一株盛大、闪亮的银杏。
安静，被很好的光线射着。

一条河

河水流淌。

一条河无法摆脱自身，
远去。

一条河没有水，或它只有
水的移动。

一条河，以及
一整块水。

一条水，

长而连续，
河是这些水的形状。河，以及
河水只是流淌。

下午，一条河近。
一个人可以徒步去那边，
停在岸上看水。

她看到了什么？
一个桔子。一个人

她在裤袋里
兜着一个桔子，走去河边
看水，
河水流淌，
仿佛能带走
一些东西，那些她
不再需要的东西。
一条河，冬季，

河水已经退出去很远，
露出大片脏而
黑的淤泥。她高高地站在岸边，
望着河水缓慢但
有力地流淌，始终
只朝一个方向
推进，远去，
却总归又无从离开
它自身。

一条河水是这样的，无增无减，
它只是不停流淌。一条河的移动只能有
一个方向，但它永远没有位移的变化，
一个人徒步来到河边，下午，
她只想看一会河水流淌。

对岸，
一头银白色的高脚鸟
在浅水处觅。

对岸的情况通常比这边来得复杂，
与这边近似但并不完全对称。

一条河水在两条岸之间流淌，稳定
并绝对安全，
河面上，没有明显的波浪，
但能看见它在连续流动的痕迹。

一条好的河
需要一种好的流动。一个桔子，
她不想剥开吃，
也不想丢掉，这时
她在想什么？她看着
河水流淌。

一个先知
坐在河面上
顺流而下。

与岸边和河里的
其它东西不同，他短暂地
引起了她的注意。
他跟着一条河远去，
他的河。

河水流淌，一条河是在
那里的一整块水，
它流淌着，
仿佛可以远去。

一条水无法停留，
它不停到来，
远去。

冬季的一个下午，一个人
来到河边看水，
河水已退出去很远，

留下大片
黑而脏的淤泥。

河对岸，一头白色的鸟类在觅食。
河水不断到来，远去，有力地流淌着。
一条像河那样的水没有停留。

害虫

我想弄明白：2023年了，为什么它还待在洞底。
2、光照射着万物，均匀。在光线照不到的地方，新的恒星仍在诞生。

革命与长信

根据口径的不同，它下垂。一个花朵以色彩取悦自身，同时它不可朝向一个屋顶的方向无限制开放。那么，在只可能是周期性的变化或扁平化的历史中展开它，用来了却每个人的心愿。一个黑色的杯子摆在桌上，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它还远远没有成熟。

现在，我写一封信，过多的音乐。它会在什么时候触礁？逮捕它的那个伞兵肩膀上有一只蚂蚁爬过，翻过去，才能到达前线。这一定是一个雨天，与同行尼群的告别潮湿而漫长，她们一开始便带来了无法用文字去特指的一些东西。她们没有思想，但可靠，时而闪烁着忽明忽暗的微光，现象与鸟。信件总归属于回忆的一部分，要知道在它发出那些叽叽喳喳的声音以前，我们获得的远比丢掉的来得多，那就是必须经历的感受，成块状，一直在向中心位置靠拢，事实上，你不能只顾着去写一些漂亮的句子，它们事实含量少，像你一样几乎只是一点炮灰俗气而伤感。太阳每天下沉，夜晚聚集了全部的阴影，在河岸边游荡的

士大夫知识分子顺着流水寻找他的魂魄，只有依仗幻觉他才能实际返回，但基本任务仍没有改变，毕竟洗碗、锄草什么的，无非下等人的事。他们没有规矩，也就不能够持久稳定运行，好在这些都在它预设的范围内，在一株树冠上无鸟停歇的大香樟树下乘凉也数钱，等着大鹏引领一群发霉的杂鸟降临。无论是不是在星期三。它荒诞，那在那里一定存在信仰，附近提前布置了陷阱，你要是一头优美的兔子，够机灵，最好躲得远远的，比风快。我们总有机会找到并利用你，喷射出大量藻类，它们在盘古大陆分裂以前已停止了进化。一切在以时代无法察觉的速度疾速进行，必须调整到足够远的视距才能真正模糊它们，而这不是耽误了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你？我们拥有相似的季节，出生时的空间点位，时而也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随意划燃一根火柴，卸掉更大的框架，坐在明亮而空的客厅饮水也写信。点开它，正是这一件东西并长久望着，反复异化，直到它突然形成。稍后你起身，推开窗，透气。

有硬外壳的，但比实际
看上去更友善的
一块踢脚板
秋季，感冒让人很不舒服。
有些已经知道的东西永远不在这里，
它们有些含有对未来不那么悲观的看法。
而剩下的，它们的发音
像鸟群在树林里乱蹦乱跳
要准确记住它们的次序和区别
进入漫长的融化期。
在认识一株枇杷树木以前
她已经知道香蕉。它的贪婪在召唤。
她打开窗户，等着咖啡沸腾。
就这样，根据上下文
它只是一口井水。

THE BAD EGG CONTINUING PUBLICATION

visit our website: www.plus2pounds.com

©2023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falls.

the falls series works
powered by Zhang Xiu(張羞)

